

大侠沈胜衣

● 沈胜衣传奇系列之一

「台湾」古龙

大田文艺出版社

大侠沈胜衣

台湾古龙

47.11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6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:王大伟

装帧设计:怀宇

大侠沈胜衣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2 万字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20000

ISBN 7-80605-080-9/I·42

定价:11.20 元

目 录

万里云罗一雁飞	(1)
追杀令	(23)
亡 命	(29)
慕容孤芳	(33)
易 容	(47)
万花谷	(54)
变化大法师	(69)
变 化	(79)
沈胜衣	(96)
名剑风流	(103)
人间绝色	(126)
红 梅	(132)
快活林	(146)
红梅帖	(150)
魔 术	(159)

雌雄会	(166)
剑 师	(187)
豪 赌	(211)
波谲云诡	(226)
最后一步	(234)
峰回路转	(250)
凤 飞	(260)
风雨前夕	(275)
红衣老人	(281)
谜	(306)
迅 雷	(316)
计中计	(332)
反 击	(351)
神机妙算	(359)
目 的	(369)
风雨黄昏	(376)
意 外	(385)
追 击	(403)
危机一发	(430)
决 斗	(449)

万里云罗一雁飞

夜。春寒料峭。

独孤雁却只是一袭单衣，独立在庭院中的一株梅树下。

树上仍然有梅花数朵，散发着淡淡幽香。天地间是如此宁静。

独孤雁的心情却犹如狂潮奔涌！他面部每一分每一寸的肌肉仿佛都正在抽搐，眼瞳中仿佛有烈火正在燃烧，充满了愤怒，也充满了悲哀。

他的一双手紧握，指节已因为太用力变成了青白色。可是他整个身子，却仿佛已凝结在空气中，一动也不动。风吹起了他的鬓发、衣裳，那之上，已沾满雨珠。

春雨迷朦，春风凄冷。

庭院中有一座小楼。

精致的小楼，好比一个细巧的美人，婀娜在风雨中。

小楼灯火正辉煌。雨下得并不大，烟雾一样随风飘飞，映着从小楼中透出来的灯光，犹若一蓬蓬银色的粉末。

小楼中隐约有笑语声传出来，男人的、女人的，在这个时候分外旖旎。雪白的窗纸上，偶尔会出现一男一女相拥在一起的影子，笑语声也就因此更觉得旖旎了。

孤独雁都听入耳里，都看在眼内，他本来不相信那是事实，但现在他不相信也是不能够的了。

他的视线始终都没有从那座小楼移开，也始终在倾耳细听，可惜他站立的地方实在太远一些。他并不在乎，因为听得到，听不到在他看来，都是一样。眼睛看到的已经足够了。

看着，听着，他倏地一笑，笑得是那么凄凉，那么苦涩，又那么无可奈何。

笑着，他终于有了动作，双手缓缓地抬起，缓缓地解开了束发的头巾。那些头发像脱缰野马散开，他浑身上下，立时散发出一股强烈的、充沛的活力。

在他周围的空气也仿佛因此激荡起来，可是他的动作却仍然那么缓慢，一双手下移，左手抄住了挂在左腰的一团铁链，右手握住了挂在右腰的那把刀的刀柄，十指几乎同时缓缓地收紧。

铁链长足两丈，乃是用北海寒铁打就，只有拇指粗细，但要将其弄断相信比弄断粗两倍的一般铁链更困难，一端连锁着那把刀柄上的一枚钢环。

那把刀长只两尺七寸，紫鲨皮鞘，形状如一弯新月。

“呛”一声，刀出鞘。刀鞘雪亮，犹如一块完美的白玉，毫无瑕疵。

好刀！

周围的空气那刹那更加激荡，独孤雁的衣袂亦“猎猎”飞舞起来。

却只是刹那，人与刀逐渐朦胧。刀锋仿佛了层雾气，已没有出鞘之际那么光亮，在他的身上，也仿佛有一丝丝的雾气散发出来，烟雾般飘飞的雨粉竟好像遭遇上一层阻力般，再也飘飞不到他的身上。

是杀气！他的眼瞳亦已露出了杀机！

又是风一阵吹至。在他头上的那条横枝的三朵梅花突然飞堕。

是被风吹落的还是被杀气摧落的？

独孤雁终于举起了脚步！那刹那之间，他的神情很复杂，一变再变又变。

他终于决定了自己所要走的路。

他走得并不快，但无论他走得怎样慢，也都绝不会改变主意了。在举步之前，他已经考虑到每件可能发生的事情，是考虑清楚后，才选择了眼前这一条——死亡之路！

三十七步之后，独孤雁已置身于那座小楼之下。

小楼中笑语声不绝。独孤雁脚步一顿，身形急拔，

“飏”的一声一拔三丈，连人带刀撞向小楼上那扇窗户！

小楼的内部比外表更精致。

每一样陈设显然都花过一番心思，也无可否认，这座小楼的女主人柳如春实在是一个很懂得修饰的女人，这一点，从她身上的修饰已可以看得出来。她将自己修饰得简直就像是一个公主。

从这座小楼的陈设可以看得出这户人家也是一户大富人家。

这是事实，然而却只是大富而已，绝谈不上一个“贵”字。

柳如春现在这一身打扮与她现在所处的环境可以说绝对不配。不过也怪不得她，因为今夜作客在这座小楼，现在正坐在她身旁的段天宝却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富贵中人。这样做，她的目的只是想大家站在一起的时候，看起来更加相亲。

柳如春是独孤雁心爱的妻子。段天宝是独孤雁最好的朋友。

独孤雁在家的时候，段天宝不时登门拜访，却是绝不会踏进这座小楼半步。

因为这座小楼也就是独孤雁夫妇的寝室。

现在独孤雁不在家，段天宝反而走进来，而且与柳如春相偎相拥在一起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当然并不难明白。

胆瓶中插着一支桃花。

桃花正盛开，小楼中春色方浓。浓如酒。

在楼中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非常精巧的紫檀木盒子，盒盖已打开，盒底垫着上好的锦缎。就只这个盒子已经价值不菲，盛在这个盒子之内的当然也是贵重之物。

那是一串二十三颗珍珠的项链，每一颗珍珠都有龙眼大小。像这样大小的珍珠，一颗珍珠的价钱已经惊人，何况二十三颗之多。更难得的是每一颗珍珠都是同样大小，这一串珍珠的价值毫无疑问已超过二十三颗珍珠一一加起来的总值。

现在这一串珍珠正挂在柳如春的脖子上。她双手把玩着这一串珍珠，一副爱不释手的神态，不时还发出一两声娇笑。她显然非常开心。

段天宝心中大乐，对他来说，这一串珍珠根本就算不了什么。

何况珍珠有价，美人的一笑，却是无价。

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一笑，倾国倾城，比起来，这一串珍珠又算得了什么？

柳如春娇笑着，忽然道：“你倒有心，我说的你都记得很稳。”

段天宝笑道：“现在你才知道？”

柳如春道：“可是我的意思不过是要一串普通的珍珠，像这样贵重的东西我可受不起。”

段天宝道：“你现在并不是受不了。”

柳如春微声道：“我应该还给你。”她作势的将那串珍珠拿下来。段天宝伸手按住，道：“别傻，难得你高兴，再说我的东西也就是你的，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受得起受不起的。”

柳如春“噗哧”的又笑了。

女人有很多种，有一种虽然并不是非常美丽，但风情万种，一颦一笑都无不令人心荡神旌。柳如春正就是这一种女人。

这一种女人实在不多，否则以段天宝的家世财富，要得到一个比她更美丽的女人简直易如反掌，又岂会为她沉迷？

笑容倏地又一敛，柳如春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其实你送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，在现在只有增加我的烦恼。”

段天宝一怔：“哦？”

柳如春叹息道：“这么贵重的东西，绝不是我所能够买得起的，他也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不看见倒还罢了，否则定会追究来历。”

段天宝微微颌首：“我明白。”

柳如春又一声叹息：“就是我们继续这样来往下去，也并非办法，这几个月来，我一再将这里原有的婢仆辞退，换进你的人，似乎已引起他的怀疑。”

“是么？”

“他先后已几次追问原因。”

“这个人的性格我也清楚，疑心本来就比一般人重。”

柳如春微喟：“你若是真的喜欢我，应该为我好好安排一下了。”

段天宝道：“我早已考虑到这个问题。”他笑笑接道：“至于我是否喜欢你，到今时今日，你也该清楚的了。”

柳如春点头。段天宝沉吟一下又道：“这些年来，他做的是什么工作你当然也是清楚得很。”

柳如春一个“他”字才出口，段天宝话已接上：“以他的武功，凭他的杀人经验，除了我段家在大理的春宫之外，天下可以说没有一处安全的。”

柳如春道：“那么……”

段天宝又接道：“我本意是将你带进皇宫去。”

柳如春苦笑：“这句话你说过很多次了。”

段天宝亦自苦笑，“可惜我虽有此意，还得要父王应允，宫禁森严，外人要进去实在不容易，虽然身为一国储君，在未得父王许可之前，也是不能够随便带人进去的。”

“连这点儿权力也没有？”

段天宝解释道：“当今天下统一，单独我大理段氏王朝是例外，虽然年年进贡，到底不似臣服，只因为僻处滇边，摸不清底细，大局又方定，所以当今天子才没有特别采取什么行动，但已经暗中派人前来刺探。”

“也因此你们对外人特别小心？”

“放开这个原因不说，对于一个将成为我妻子的女人，他们必然也需要一个清楚明白。”

柳如春叹息：“若是知道我乃是一个有夫之妇，我当

然也就休想进去了。”

段天宝安慰道：“不过父王近年来脾气已经改变了很多，我又是他唯一的儿子，假以时日，总可以说服他的。”

柳如春苦笑道：“到你说服他的时候，又嫌我太老了。”

段天宝右手轻轻托起柳如春的下巴，道：“即使你老了，我还是喜欢你的，何况我绝不会让你等太久。”

柳如春的脸上这才才有了笑意，但随又皱起眉头，道：“有一点，我们也必须小心。”

段天宝道：“你是说独孤雁？”

柳如春道：“万一给他撞见，实在不堪设想。”

段天宝笑道：“每一次他外出我总是送出百里之外，还特别教人盯紧，只要他踏进那百里的范围，立即就有人飞马给我报告。”说着他的左手已滑进柳如春的领子内，“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时候也实在不早了。”

柳如春瞟了他一眼，娇笑道：“你就是这样急性子。”

段天宝大笑，一探手，将柳如春整个人抱起来。

柳如春娇嗔：“不要……”

段天宝抱着她打了两个转，向床边走过去。

柳如春喘息着道：“给他看见了……”

段天宝笑道：“这句话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莫说他绝不会这时候回来，便回来，又能够拿我怎样？”

柳如春道：“你不怕他的刀……”

段天宝道：“他若是真的敢对我用刀，只有——”

柳如春道：“只有怎样？”

“死路一条！”

语声甫落，段天宝浑身猛一震，霍地转身！“轰”的一声，小楼东面那道窗户刹那间突然碎裂，木屑破片“嗤嗤”的四射！一个人破窗而入，悍立在窗前三尺之处，右手弯刀，左手铁链，满头散发飞扬，怒容满面！

“独孤雁！”段天宝脱口一声惊呼，那双手不觉一松，几乎将柳如春摔倒在地上。

柳如春挣扎着离开段天宝的怀抱，面色刹那已苍白如纸。她一直担心发生的事情现在终于发生了！

独孤雁怒瞪着他们，一声不发，事实上亦不知道应该说什么。

柳如春的面色一变再变，死白！段天宝那张脸亦有些发青。他们很快就镇定下来，并没有什么解释，当然他们都知道，什么解释都已是多余的。

段天宝倏地大笑起来，道：“好！很好！来得总算是时候！”这些话出口后，他的神态已经完全恢复正常。

笑语声甫落，门外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，才停下，两个声音就先后呼道：“太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段天宝急应道：“进来！”

轰然巨响声中，两个锦衣中年人破门左右冲进，看见独孤雁在楼内，齐皆一怔，兵刃立即拔出！一个三尺长剑，一个斩马长刀！

独孤雁连一眼也不看他们，目注段天宝，冷冷地应

道：“一点也不好！”

段天宝一挺胸膛，一把又将柳如春搂住，道：“我要你这个女人，你要我什么东西交换？”他竟敢这样说话，柳如春不由一怔，嘴角不觉露出了一丝笑意，侧首瞟了段天宝一眼，整个身子都偎入段天宝的怀中。

独孤雁目光一寒，道：“你们的两条命！”

段天宝一点也不意外，道：“这会有什么后果，你应该知道。”

独孤雁冷笑。

段天宝接道：“大理虽然是一个小国，但也高手如云，我若有什么损伤，你便死定了。”

独孤雁道：“你绝不会只有什么损伤的！”

段天宝道：“难道你真的有把握杀我。”

独孤雁道：“在杀龙门变霸天之前，我一分把握都没有，现在杀你，我却最少有六分把握。”

他杀龙门变霸天连一分把握的确也没有，但龙门变霸天结果还是死在他的刀下。段天宝知道这件事，面色不变，“你不必说那些吓我，我们之间武功的距离，也没有你说的那么远。”

独孤雁冷笑道：“不错，你也是有一身武功，而且是得自名师教导，可惜你一直养尊处优，很少有机会用，不似我！”

他是杀手之中的杀手！

段天宝不能不承认他说的是事实，面色又一变。独孤

雁接道：“当年你得罪险山四鬼，若非我出手相救，绝对活不到今天。”

“这救命之恩，我已经重重谢你，再说，若非知道我乃是大理国储君，相信当日你也绝不会出手。”

独孤雁沉声道：“有一点你应该清楚，一直以来我都是真的将你当朋友看待。”

段天宝点头。独孤雁倏地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天教我杀你于后，又何必让我救你在前？”

“人生不过数十寒暑，独孤兄其实也不必太过认真！”

独孤雁一晒：“废话！”

段天宝又道：“再说我是绝不会亏待独孤兄的，皇宫之内也正需独孤兄这种高手，一官半职……”

独孤雁冷接道：“都是废话！”

段天宝无可奈何地一摊手，突然一摆头，那两个锦衣中年人会意，立即举步向独孤雁走去。独孤雁的目光终于落在他们的脸上，道：“‘闪电剑’苏易‘奔雷刀’李东平？”

两个锦衣中年人冷然点头，“闪电剑”苏易接道：“独孤兄……”

独孤雁接道：“你们这些奴才配与我称兄弟？”

苏易、李东平面色大变。段天宝立即一声断喝：“杀！”

语声未落，苏易身形已起，人剑“飕”地射向独孤雁，飞刺独孤雁胸膛！独孤雁目光一闪，右手弯刀漫不经意也似一划，“呛”一声，正呛在来剑之上！苏易立时连人带剑被震飞，独孤雁却竟纹风不动，冷笑道：“这也称得上是闪

电剑！”

苏易听在耳里，既惊且怒，身形着地立起，一拧，又飞向独孤雁，剑呛地一震，一剑十三剑，竟然分刺独孤雁身上十三处要害！

独孤雁连接十三剑，身形仍留在原地，突然暴长，人刀化成一道耀目的飞虹，急刺苏易的胸膛！苏易闪电剑急封！他显然也看出那一刀厉害，不容易接下，但又非接下不行，刹那之间，剑式已三变，身形也同时三变，可是仍然封不开那一刀也摆脱不掉那一刀追击！

一股强烈的恐惧猛袭他的心头，惊呼未绝，胸膛已然被弯刀划开！

独孤雁弯刀一划一挑！血怒激，苏易人刀被挑飞丈外，倒地不起！

独孤雁弯刀一翻，叮当的接下从旁斩来的一刀！

刀长足四尺，斩马刀！李东平一见形势不妙，立即奔上前，斩马刀拦腰急刺，一心要独孤雁回刀自救，那知道独孤雁人刀如此迅速，斩杀苏易之后，仍然来得及回刀接下他那把斩马刀的拦腰一斩！

他大喝一声：“好！”双手猛一翻，刀一挑，再斩下，“刷刷”一连三刀！刀势急激，风声呼啸，隐约有雷霆之威，“奔雷刀”倒也名不虚传。

独孤雁却道：“奔雷刀也不过如是！”说话间已接两刀，闪一刀，刀势再一变，回斩十三刀！出手之刁、之狠，委实匪夷所思。